

花枪对阵 绝技纷呈

张六金



晋剧折子戏《红桃山》剧照

日前,我看了一出晋剧折子戏《红桃山》。看了之后,顿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新鲜感。

晋剧《红桃山》是一部移植自京剧的剧目。剧情概述为:林冲奉宋江之命前往夺取红桃山,但被张月娥打败。随后,关胜运粮前来助阵,但同样未能战胜张月娥。最后,宋江派花荣助阵,林冲、关胜、花荣三人一同上阵,才生擒张月娥,并将其押回山寨。

晋剧移植的《红桃山》,张月娥由武旦担纲,前半出扎大靠,有繁重的“起霸”“开打”,后半出改穿短打衣裤,有“跃空翻下”的特技表演。梁山大将出阵的是扎靠的关胜、穿箭衣的林冲和抱衣抱裤的花荣。该剧融入了京剧的表演风格和动作,如扎大靠、后空翻及倒扑虎等高难度动作,展现了演员的高超技艺。

根据戏曲常识我们知道林冲是须生,使用丈八蛇矛,关胜是花脸,使

用大刀。但当日的舞台上没有这两个角色,除了小李广花荣外,另外三人也是短打武生,更像是花荣手下的偏将。人数也不是“三打一”,而是“四打一”,形成了梁山四员好汉和张月娥各持双枪的十杆枪对阵,显然这个戏是经过再次加工改编的。

戏曲的武打是表现性艺术,不同于武术,更不同于真打,它是戏曲程式化和虚拟化的表演方法。戏曲舞台上的枪法主要通过演员精湛的技艺和丰富的动作展现武术和战斗场景。每当剧情进入到武打阶段,武场的音乐节奏加快,音量加大,演员披挂上场,为了烘托战争气氛,有时还会击起堂鼓。在戏曲表演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武生或刀马旦持枪、用枪的场景和情节。演员通过枪法的展示,展现了角色的英勇。戏曲中的枪法使用涉及一系列复杂的技巧和动作,包括持枪、挥枪、刺击、劈砍等。特别

是为了表现武打场景的舞蹈性和观赏性,双方对打时还要把手中的枪高高抛起,在落下时又巧妙地将其一一挡回去。挡回去的方法有踢、接枪、枪挑等技巧。此种特技常在武打戏里出现,表现剧中人搏斗时变化无穷的本领。“枪技”不要求演员要有深厚的基本功,而且在表演时,一定要做到全神贯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手、眼、身、步配合协调,动作灵敏,来不得半丝半毫的疏忽或迟钝。精彩的武打对枪表演,高潮时如彩练缤纷,如蛟龙飞舞,观赏性极强。另外,舞台上的枪法不仅是一种表演技巧,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这次看了《红桃山》折子戏,真是很精彩的武打戏,台上演员无论是偏挑、旁踢、吊鱼、后踢,还是左碰右碰、踢四杆、转身串边前后踢,都显示出了这些青年演员功底的深厚。其技艺变化多端,奇异壮观,堪称打得好,踢得妙,有水平,构成一幅幅美丽的图画,把人们引入另一番境界。

尤其是扮演张月娥的小旦演员花枪技艺超强,在对打时她的绕枪旋转,互相交叉投枪、踢枪、接枪等动作都非常到位。另外还加上了翻扑的表演,如虎跳踢枪、乌龙绞柱踢枪和连续性的前后左右踢枪等技巧,让人耳目一新。常言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些高难度的艺术表现手段需要演员具有极高的技术水平和多年的刻苦训练,才能达到。

最后,四位梁山好汉将山大王张月娥擒拿,四人托起张月娥的一个亮相,博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晋剧《红桃山》通过其丰富的剧情和精湛的表演,不仅展示了传统戏曲的魅力,也体现了艺术家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的努力。

鉴赏

《秋水凫鹭图》

晓 月

《秋水凫鹭图》是元代画家任仁发创作的一幅花鸟画代表作,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山西特展”中能看到这幅作品的高清打样稿。

任仁发(1255—1327),元代画家,松江(今属上海)人。擅画人物,尤长画马。兼擅人物故事、花鸟等多种科目。

任仁发的花鸟画作品存世极少,此图是其花鸟画精品,工丽优美。继承了宋代院画的传统,用双勾填色的方法,细致地加以描绘。画面严谨、柔和,色彩典雅和谐,植物与禽鸟形态刻画严谨,相互间生动和谐,富有生机。

此图描绘双鸭湖边戏水的场景。画面中,右上方数只鸟栖息于斜出的海棠枝头,左下方一鸭

于湖畔梳羽,一鸭于湖中嬉戏,湖畔竹菊生长,画面整体充满生机。此画是任仁发少见的花鸟画作品,用笔精细、设色妍丽,具有南宋院体之风。此画无作者名款,钤有“任子明氏”“月山道人”之印。

任仁发的《秋水凫鹭图》吸收北宋之清澹疏通、南宋之风雅精致,而又摈弃院体绘画中用笔纤细、敷色浓艳的审美特点,最终形成了自然天真、温和柔润、清致不俗的艺术风貌。这样的自然不仅“外师造化”,而且“中得心源”,呈现出一幅宁静而富有生机的秋日画卷,传达出画家内心的一方自然天地。这是《秋水凫鹭图》特有的审美意味,不单单体现了作者的个性特征,还展现了元代花鸟画清雅设色的时代风貌。



《秋水凫鹭图》(局部) 元·任仁发
绢本设色 纵114.3厘米 横57.2厘米
上海博物馆藏

守正出奇

久久为功
张灯刻

落叶印

介子平

任意看数卷书

介子平

眼前景,心中境,
平常之事,平常写来,
便是文章的至真至净
境界。

袁中道短文《夜雪》具此意境:“夜雪大作,时欲登舟至沙市,竟为雨雪所阻。然万竹中雪子敲戛,铮铮有声,暗窗红火,任意看数卷书,亦复有少趣。”因情寓景,因景见情,情景交融而描摹入微,与其真率性灵的作文主张无不吻合。

写作的出发点,常是情感的触动。雪一层,寒一重,一夜之间,人间变冷。灵魂深处的一团火,可用来取暖,有火暖身,有文暖心,方会有“暗窗红火”的色调。炉火是跳动的文字,余烬的微温,百年不散,使乡野之美的画面,呈现出永远的暖色调。明月积雪,风景之佳,雪夜红窗,市井之佳。寒夜客来茶当酒,故人有约而来,可惜少了一层覆雪。

至于任意所看数卷书,只觉有趣。中年后的读书,不为强记,只为望文生义,有所事事。阅读不是科目,已然生活的一部分,午睡时,翻几页催眠,夜睡时同样,那些宏大叙事的断头书下回接起,前面的内容早已没了印象。枕头书适合如《夜雪》的短篇,外状其形,托词温厚,内迷其理,寓意深远,关键是看完入眠,即便忧时之士,可一扫哀伤。

文章不在长短,在精神学问的内核,短文的眼界未必小,论题未必浅。与之同龄同为湖北乡党的钟惺在《题邢子愿黄平倩手书》中便说:“今遍地皆书家,而古人书法已亡。无他,同而不求其至。叩之以‘精神学问’四字,而茫然不能应。吾有以知其为苟道也。”艺术切忌共同规则,只有唯一,没有第一,有感而发状态,适于写作,也适于书画。凡文章之有韵者,皆可歌也,无韵而时诵者,此类小品文适宜。

心和者仁,日子虽曰平常,不乏美的发现。登山临水,目送归鸿,其中感受易于文,街景村貌,触目即是,置身其中,且得其趣,不易。于任意所看数卷书中,发现雄才颖博、雅调琳琅易,察觉反复优游、雍容不迫,不易。万物更迭,唯心不动,确认过眼神后觉得,你说读懂了,其实只是表明心有所动,在纷繁纷扰、各执一词的年代,心动已属不易。